

即日起至7月31日,凡固话尾号、手机尾号、车牌尾号、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,144元订一份全年《郑州晚报》,将可能获得61倍或8倍的惊喜。咨询电话:67659999

# 创刊·改版季 每年五、六、七 创刊61年 改版8年

郑州晚报  
A35  
独家连载

2010年7月22日 星期四 综合 李莉 编辑 陈得东 校对 李军 版式 王小羽

## 都市 言情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### 李子睿情急之下揽过颜希晓的肩头交代了几句

中国人最忌讳旅途说些哀词儿,特别是李子睿这样做市场调研的人,对这样“死”啊“坎”啊的更觉晦气。他想要阻止颜希晓将这个话拓展下去,可为时已晚,希晓仍浑然不觉:“你知道我爸妈是怎么死的吗?”李子睿摇头。“唉,攒了一年的工资外出旅游,回家的时候,车祸。”颜希晓看看外面,惆怅道,“真快,一晃十年过去了。”

她仍在这儿空余恨,同行的旅客却不答应了。李子睿觉得异样,果真,众人的目光都向他们这边看来。“吓吓吓,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的……”“童言无忌,童言无忌……”李子睿赶忙打圆场。“哎,你们是两口子吧?”后排的大妈捣了捣李子睿,“你也不说说你媳妇儿,也不小的人了,出一趟远门,怎么也不说个吉利话?自个儿晦气不说,害得大家一路上都乌烟瘴气的。”

李子睿连连称是,情急之下揽过颜希晓的肩头交代了几句,她这才知道自己的错误,嘴却依然委屈道:“我说的是车祸,又没说是空难……”看又有目光杀过来,李子睿伸手捂住希晓的嘴巴,急道:“姑奶奶,你别说了行不行?”“好吧,我就不该说话。”颜希晓看看大家都已经回过神来,又看看李子睿之后便拿起报纸,“我再看一遍报纸吧……我不说了。”“不行。”他抽去她的报纸,“注意些就行了,因噎废食可不是个好习惯。”“唉,其实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“实话也得场合说,这么简单的常识你都不懂?”李子睿无奈地看着她,懊恼道,“得了,我真庆幸你不在我们市场部。”说完又想起来,“对了,你嘴这么笨,当初是怎么把嘉泰的案子拉过来的?”“啊?”颜希晓有一秒钟的愣怔,“没什么了,人情。嘴笨的人运气一般都特别好。”颜希晓低下头去,似是无聊地翻了翻看过的杂志。

因为希晓家在C市市区,下了飞机,两人首先去了希晓的外公家。颜希晓父母早逝,全靠做医生的外公把她养大。而希晓早已在电话中和外公说过李子睿,当然不是说协议婚姻为的只是办理户口,只是简单地说在外面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男人,觉得自己年龄不小,恰逢J市有买房落户的政策所以才匆匆购房结婚。外公本来就惦记着她的终身大事,一看李子睿气度不凡,总算了却一桩心愿,自然笑逐颜开。

在外公家待了一晚上,原以为第二天便要随着李子睿回家,却不料他竟然摇头:“刚才接到孙总电话,公司有事情,咱们提前回去吧。”“提前回去?”颜希晓有些不可思议,“别呀,好不容易回C市一次,总得去你家看看吧?奎扬区离这里也不远。”李子睿说过的,他家在奎扬区,离现在所处的兰山区并不远。

李子睿却一脸坚决,拦了出租车便报上飞机场三个字。颜希晓依然觉得不妥:“真的就这样回去?”“怎么?你真想实践丑媳妇见公婆的原则?”希晓一愣,却在后视镜中看到李子睿唇角上扬,眸中一派玩味,“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见我家长了啊?”“滚!”颜希晓啐他,两颊微红,不气气地留下恼羞痕迹。她匆忙看向窗外,不敢去看李子睿的脸。在公司的时候,怎么也想不到李子睿竟会是这样一个人,也会说笑话,也会善意打趣,还会无奈恼急,她印象里的李子睿,只像是一个机器,面对大客户的时候笑靥如花,面对下属的时候冷如冰霜。

这样的人,似乎每面对一个人,都有一个该配备的表情。可是面对她,竟完全是另一个模样。

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旅途才到J市的家,看李子睿坐在茶几边喝完水,颜希晓忙凑过去摊手:“给钱。”“什么钱?”“在C城的时候是在代售点订的票,每张票的手续费80元,是我交的。”

看她一本正经的样子,李子睿哭笑不得地从钱包里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:“给你。”后又摆手,“不用找了。”“我没打算找。”颜希晓将钱塞到包里,“在C市给我外公买的水果,一共花了60,按照协议所说的AA制原则,你还需要给我10块。但考虑到是给我外公买的,那10块就不用给了。”

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论调,就像他们在公司时的工作氛围。看着这个在公司总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女人,李子睿叹道:“颜策划,需不需要我先签个呈批,证明交款成功?”颜希晓愣了一下,随即认真看他:“李副总,不管我们是以什么目的结婚,落户口的目的虽然达到了,但是剩下的,还有混人耳目的3年时光。所以,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把账目明晰,这样才好为以后的和睦相处铺展局面。”李子睿点头,抿唇道:“颜策划,你这一点提案很好。通过。”颜希晓扑哧一笑,继而伸出手去:“合作愉快。”

05

## 官场 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### 侯卫东抓计划生育再次立功

“这次派出所立了功,为地方除了一害。若是这一群人不落网,会毒害不少青林年轻人。”高长江高兴地说:“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,老婆子手艺还可以,喝点小酒,庆祝庆祝。”

高长江、刁昭勇和侯卫东都上了楼。这时候,侯卫东才知道刁昭勇也在楼里,高长江和侯卫东住在一楼,刁昭勇住在三楼。进了高长江的家里,上了几样菜以后,又端上来一盆清色的酒。

这一番斗酒,当以风卷残云来形容。高长江五十多岁的人,酒量仍然不逊于刁昭勇和侯卫东。一盆酒喝完,又倒了半盆。

第二天,醒来已是烈日当空。侯卫东一看时间,已是八点四十,他慌慌张张地跑到楼下,将办公室门打开,又提着办公室的水瓶到了后院。

过了一会,几人大汗淋漓的陌生男女走进了办公室,从他们皮肤及气质,侯卫东就断定他们是镇政府的人。一名肚子凸起的胖子朝办公室看了看,走到门外,扯起嗓子喊道:“高长江,下来喝酒。”楼上传来了高长江极高的声音:“晁胖子,喊啥子,下来了。”

侯卫东听到一声晁胖子,想起了分管政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副镇长姓晁,他在青林山上待了三天,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镇领导,起身倒了一杯水,道:“晁镇长,请喝水。”晁胖子站在吊扇下面,摇头晃脑道:“不错,小伙子不错。”“把李勇和独石村的秦书记、江主任叫过来。”晁镇长吩咐了旁边一句,又对高长江道:“得到准确消息,独石村有一个大肚皮,郭铁匠家里的。他是有名的蛮子,不好弄,要让刁昭勇、田大刀一起去,还有驻村干部李勇、新

来的侯卫东,都要跟着去。”

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!这句口号响遍全国,侯卫东虽然初出校门,也对这句口号烂熟于心。从理论上,侯卫东坚决支持计划生育,可是当他们来到了郭蛮子家,出其不意地将郭蛮子及儿媳堵在家里,郭蛮子的神情又让他内心充满了同情。

“谁敢进来,我就砍死谁?”郭蛮子提着柴刀,站在院子里死死地把门守住,他名为蛮子,其实身材并不高大,乱蓬蓬的头发下有一双凶狠的眼睛。这双眼睛发着寒光,就如被猎人包围的野兽。郭蛮子提着锋利的柴刀,道:“秦大江,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,不生儿子,郭家就绝种了,祖宗们会在地下骂我。”

独石村村支书秦大江平时和郭蛮子关系还不错,耐心地劝道:“今天晁镇长和计生办的人都来了,肯定要把你妹子带走,你家老三还没有结婚,完全有可能生男孩,怎么说就郭家绝种了。你在这里出了事,以后在牢里头,想抱孙子都不行。”

刁昭勇已将手铐取了出来,对侯卫东道:“夺刀,你管左手,我管右手。”侯卫东趁着院子里一片混乱,没有人注意他,和刁昭勇一左一右将郭蛮子制住。

除了派出所刁昭勇,一行人就往山下走。顺着山道,很快就下了山,侯卫东等人跟着晁胖子等人走进了青林镇政府。站在政府大院,晁胖子让段洪秀将么妹子带到了计生办的办公室,然后对大家道:“今天辛苦了,中午到何家馆子吃饭。”

侯卫东一个人站在青林镇大院,没有人招呼,他在心里抱怨了一句:“晁胖子是什么意思,让我下山,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。”

侯卫东站在青林政府大院里,他到工作组上班三天,已经知道工作组不过

## 重温 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### 丁汉一眼看到文燕床边周海光的照片

商店门外很热闹,逮着一个女小偷,围了一大群人。一个男人一脚踏在小偷的胸口上,小偷不由惨叫一声捂住胸口。

一个小伙子站在男人面前,只穿一件跨栏背心,通身漆黑,他是何刚的弟弟,小名就叫黑子。他站到男人面前,指着男人的鼻子说:“你他妈的算什么本事,打一个女的?”男人站住,口气不软:“你少管闲事,这是个贼,她偷了我的钱包。”小偷摇摇头:“你偷了我的包还不承认!”男人更加愤怒,狠狠打了小偷一个嘴巴,黑子没说话,挥起一拳,打在男人的脸上,男人的嘴角和鼻子一块儿流血,倒在地上。

没等人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,黑子就拉着小偷走了。小偷叫颜静,她和黑子成了朋友。从此以后,颜静跟着黑子拉煤挣钱了。公园的夜晚静悄悄,文秀和何刚坐在一块石头上,何刚低着头,无语。他们在商量将来的事。当家长不同意的时候,两颗相爱的的心如何在起?正在此时,几个无赖青年迎面走来,为首的叫王军,为副的叫赵辉。看到文秀和何刚,赵辉眼一亮,亮得贼:“大哥,那不是歌舞团的那个妞吗?”文秀见到他们,拉着何刚往别处走:“前面那几个是流氓,总去我们歌舞团闹事。”

碰巧这时候,黑子和颜静走过来,黑子大喊一声:“谁他妈的敢动手!”王军等人愣了,不知道由哪里杀出这么一位。黑子从身上抽出一把刀来,路灯一映,雪亮,指着王军一伙说:“把他们放了,我留你们一条活命。”颜静上下打量赵辉:“瞧你这身皮,是个干部崽子吧?你可知道半个唐山市是我大哥罩着的?小心我砍死你。”

王军和赵辉无奈,只好走了,只是从那以后,他们与黑子颜静便结下了梁子。文燕坐在病床上看书,丁汉来看她,一眼就看到床边周海光的照片:“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?”他指着照片问:“是他救了我。”文燕脸一红,把照片往枕下掖一掖:“你认识他?”丁汉意味深长地一笑:“岂止认识,他是我最好的朋友,他可真行呀,救了市长的女儿。”“你不可不许和他说是市长的女儿。”文燕脸更红了。

丁汉答应。文燕便问周海光叫什么,在哪儿工作,丁汉一一回答,最后,他说:“他是一个书呆子,工作狂。”说完,又笑着文燕放在枕边的书:“你可要好好谢一谢他。”文燕没说话,眼痴痴地看着窗外,窗外的蓝天上有几只鸽子掠过,有悠悠的鸽哨声掠过。

东湖、七宝山、防空洞,都在一条断裂带上,所有异常情况也都发生在这条断裂带的两侧,沿着这条断裂带再往前,就是红星煤矿,周海光兴奋地说,只要到煤矿的巷道里看一看,就可以看出地下千米以内岩层的变化,他们判断就会有扎实的依据。超凡和庄泉也都同意他的想法。

正在巷道里走着,庄泉忽然蹲下,他发现地上有一条不大的裂缝,两边有黄色的东西。他蹲着看一会儿,对周海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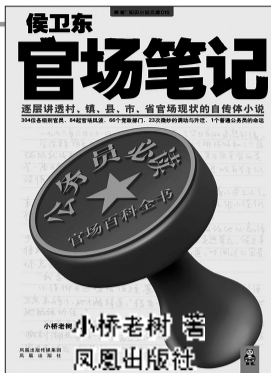
说:“周台长,这儿好像有烧化的硫磺。”

周海光也蹲下来,看了看,卸下背囊,从包里拿仪器。像有无数辆火车由头顶碾过,一种极其恐怖的声音响起来,漆黑的巷道里,每一块岩石都在颤抖。裂缝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迅速撕开,撕成一条深不可测的深沟,如地狱的入口。头顶有无数散碎的岩石落下。庄泉一下落入这深沟之中,他的双手攀住深沟边沿,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了,周海光摇晃着身子,对庄泉伸出手:“快……快……”他也只能说这一个字,庄泉的双手不能动,周海光抓住了他一只手腕,往上拉。突然一股刺眼的红光由深沟里直射出来,随着红光是炽热的气体涌出来,红光把整个巷道映得惨烈无比,气体烤得人睁不开眼睛,而轰轰隆隆的响声又把一切呼喊都淹没了。周海光一只手持住一根矿柱,另一只手紧抓庄泉的手腕不放,终于把庄泉拉了上来。

红光不见了,响声不见了,炽热的气体也不见了,巷道里一时极静。周海光看庄泉,有鲜血由他的口中狂喷出来,他要把他背起来走,但是庄泉摇摇头,由胸前的兜里掏出一枚钥匙,交到周海光的手里,钥匙上拴着一条鲜红的绸子。周海光喊着庄泉的名字,可是他却闭着眼睛,一声也没有回应。庄泉的死震动市委常委,向国华亲自主持在市防震办公室召开会议,研究这起事故和防震问题。周海光还没到,就有人对向国华大吹冷风。

“老向,红星矿发生的事,搞得井下工人人心惶惶,井下出现地裂,周海光又拿不出一个说法,上万名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,你说怎么办?”

09



是一个临时机构。工作组里的所有人,都分别属于青林镇政府的某一个部门,只是自己是一个例外。目前为止,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部门。

此时才十点半,距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多小时。侯卫东在镇政府里和党政办的人最熟悉,便进了党政办公室。

12点,透过窗户,见陆续有人出了院子。侯卫东在党政办公室坐立不安,心道:“早知这样,我就和刁昭勇一样,懒得下山。”

一个中年人走进了办公室,他中等个子,有一头漂亮的自来卷,皮鞋发亮,腰间皮带很是精致,他看了一眼侯卫东,道:“唐树刚走了吗?”来人直呼唐树刚的名字,侯卫东不用猜都知道他是镇里面的头头,道:“唐树刚刚刚出去。”来人瞥了侯卫东一眼,道:“你是谁?”听了侯卫东介绍,中年人脸上浮现了一丝笑脸,道:“我是秦飞跃,今天上午的事情我听晁镇长说了,这个典型抓得好。中午我和计生办一起吃饭,你也一起去。”秦飞跃说完就出了办公室,向大门走去。

侯卫东急忙把报纸放上报表,又把党政办大门关上。走到党政办门口,迎面又走过来一人,侯卫东连忙道:“赵书记好。”赵永胜愣了愣神,似乎一下子没有想起侯卫东是谁。

09

03